

我讀「作些小夢」

宋熹

——林煥彰著，民國六十四年十月，再興出版社印行

「沒有虛假的語言」，是看完這本散文集後的第一印象。生活在時下浮華的煙塵中，我們已很難得聽到這種樸實無華、平易近人的聲音了；我們且放眼看一看現在街坊上所充斥的某些集子（尤其是一般年輕人的），往往不是「爲賦新詞強說愁」的無病呻吟，隨意濫發所謂現代才子的夢囈，就是「脂粉塗得像猴子屁股一樣」，任意的堆砌雕琢一大堆陳腐而華麗的文字，再不然便是瞎子摸象般的亂抓微不足道的小題材，然後「小題大作」一番，這真是文壇上要不得的歪風。子敏先生說林煥彰這本散文集裏的語言「是沒有斧鑿痕的」，我以為在這一點上，煥彰行文的風貌

和琦君是頗爲類似的，都是一種「身歷其境」的感懷之作，既無風花，也無雪月，他的每一篇散文所想表白的，根本就是一個活生生的「林煥彰」！就像他筆下「樸素的八里」一樣，給人一種乾淨得非常親切的感覺。我想熟悉林煥彰的朋友都應該能同意我的一句話：人如其詩，而詩又如其文。

「生命的意義是什麼？活着，我只爲詮釋那種意義」（見「只是一個理由」一文），這該是煥彰創作文章的本意了。跟寫「工廠人」小說的楊青矗一樣，煥彰是個對社會底層現狀頗有體驗的踏實作家，他所寫的絕對不是空洞的未來，而是確確實實自己生活着

的現在，而且大體的表現在四方面：生命、友誼、思想和愛心。煥彰散文裏所流露出的「親切感」，除了要歸功於他的「輕輕飄來的小雲的理想語言」外，更與他的專力於描述這四種題材頗有關連，畢竟它們都是生活中最最牢不可分的東西。

王國維在「人間詞話」裏曾說：「故能寫真景物、真感情者，謂之有境界。」林煥彰的散文（如「我不是獵人」、「一本禁書」和「它們應該有它們的名字」等篇）好處大抵即貴於此；所謂「文學是不是生活的反映？」在他的文章裏就是一個好證明。

當然，文學講求的是真善美的鑄鑄，一種文學如若表現得太過「率性」的話，則連帶地也必有其語言「粗糙」的一面，在詩如此，散文亦然。譬如在文字美感的捕捉方面，林煥彰的語言就常給讀者太「白」太「淺」的感覺（首先我們從他文章的題目上就可看出），以致間有敗作（如「愛她們」、「心病」等篇）；其次，某些篇的流於「說教」調調（如「活着是在不斷接受考驗」、「不要卑視那流汗的工作」等）既像雜文，又類格言，想來「所用的心思是不够的，不能算是一種文學創作」（見自序）；再者，某些篇

則又和「大部份詩作很相像」（同前），如「人生不妨做些小夢」、「清明節返鄉」和「一隻純黑的母貓」等，詩句夾雜其中，破壞了原來散文的「純粹性」，甚或淪為反主為賓的詩之「後記」，凡此三病，應是林煥彰以後創作散文時所該引為警覺的。

爾雅出版社書目

遠景出版社總經銷 • 全省各大書店均售

王鼎鈞：開放的人生	40元
琦君：三更有夢書當枕	40元
于墨：靠在冷牆上	45元
程榕寧：我是柏林過客	45元
景翔譯：他們（上下冊）	100元
景翔譯：超級巨星	75元
邱慧璋譯：愚昧人生	40元
吳友詩：人生座右銘	30元
隱地：快樂的讀書人	40元